

广右战功 （明）唐顺之 撰

紫江沈公廷仪，字唐佐。世官奉议卫指挥，其先临淮人。袭官时未弱冠，能驰马手搏贼。未几，调征永安。尝以数百人捣陈村寨，贼墙立山上，公一人拍马而登，贼却下山。诱公入淖中，马陷，以吻拄淖中，而腾其足及于陆，三酋前趋淖劫公，一酋镖而左，一酋刀而右夹马，一酋彀弩十步外。公捩颈以过镖，而挑右足以让刀，镖离颈寸而过，刃着于镫鞬然断铁。公射镖者中，缺项殪。左挂弓而右掣刀，斫刀酋于镫间，断其颊，车折龄殪。弩者恟，失弩，倮而手行上山。公又射之，中膺。既连毙三酋，后骑至，找其首。公以二酋让后骑，而囊断颊者自为功，余贼麋而入箐。追兵战于箐中，斩酋若干级，毒弩中公膊，整军而还。验功，或以断颊者非全首难之，监军吴布政怒曰：“贼岂伸颈而待斫乎？”命纪之以功，迁都指挥僉事。义宁贼寇临桂，掠而还巢。公追之。巢有两隘，贼伏兵丁岭隘以伺，使熟獠以某隘闭告而导公入丁岭，公策之，斩所闭隘而入，果无兵守於路，擒贩者数人，以丁岭之贼告，遂牵以导巢，而熟獠亦以公斩闭隘，告丁岭之贼，贼还趋巢，大破之，贼奔，公独逐一酋，酋骑而走崖，窘，释骑跳而下涧。公骑跳而下涧，涧深没颠，马浮而岸，毛尽湿，束湿马於树，缘涧而求酋。酋泅而逃，瞩水中影射之，血缕水上，入水斩之。后骑相属至崖，望见公提人头立水中。崖峻不可跳，乃寻路从公，则贼遁已远。公乘湿马与诸骑追之，犹斩数十级而还荔浦，贼八千余渡江而东寇，谍者告，公仓卒率五百人待於江岸，驻白面寨，去蛟龙、滑石两滩各数里。谍者又告，贼饱而归，将及江。公以为滑石滩狭，牵线而济，虽众可薄也；蛟龙滩阔，成列而济，众难图矣。吾欲夺其阔而致之狭。令制旗，军中无尺布，伐岸竹，揭竿而编箴以为纆。刻顷成数百旗，插之蛟龙滩，令羸卒数十人守之，燃柴烟以疑贼。贼至，果避蛟龙趋滑石。公分兵两岸，而潜以小舰载劲卒数十伏葭苇中，贼营於中洲以护济，济且半，公以舰乘流急冲之，两岸军噪。而前有酋骑而水立，挺镖当舰。公舍舰跳水，斩镖酋，人骑皆踣。洲上贼辟，易贼。济者西奔巢，未济者却东走上山，而复潜趋蛟龙滩，以济洲贼孤舰军攻洲，两岸军始至，下水夹攻之，洲贼后行挤堕渊溺死无算，其前行尽俘之，得生口首级若干，收贼所掠牛畜之在两岸者。是役也，以五百人破八千余贼，公用奇往往如是。复以功迁都司同知。

嘉靖六年，岑猛叛，聚兵数万人，督府奏诛之。一日，督府召公计曰：“归顺岑璋，猛妇翁也。助猛柰何？”公素能得土官阴事，曰：“璋女失宠而璋心恨猛，徒貌合耳。”公复密语督府，云云如此，可使璋擒猛。督府复曰：“猛乘上流之势，拥兵建瓴而下，则邕梧诸郡危矣。柰何？”曰：“此不足忧，土官大率饱富贵，恋巢穴，所以叛者惧诛耳，非有他志也。猛离田州，而

子女玉帛皆在，彼或乘虚袭之，猛安得不虑乎？”督府又虑猛且走交趾，曰：“猛走交趾，则闭不能归矣。猛安得不虑乎？”猛果如公所料，而岑璋雅敬公，公潜使人于璋，於是督府进兵，分五哨入，猛劲兵尽在工尧，诸将死让，无敢当者。公自请将中哨当工尧。去工尧五里，而军进攻隘，隘坚。复退营五里，而粮且尽，湖兵五千人请于公，愿得一饱而死敌。公时仅有自赍家粮五十石，与湖兵，人给之升，而官军缩腹张目以观。湖兵分米不敢言。公无以为计。时左哨将与公隔江而军，公潜济江，就左哨将乞粮，而请并兵攻工尧，左哨将以分地拒公，公笑而还曰：“兵粮吾自有之，姑试公耳。”左哨将惭，公还军，乃夜分军，三百人缘山而右走间道，三百人缘江而左上山，并绕出工尧背，插旗为号，煮余粮为稀糜，食而追之。黎明，合战贼，殊死斗。我军却，麾而进，又却，公亲斩却者一人，而提其头以令军，复麾而进。先所遣间道卒皆已至，登山插旗。初，岑璋既与公为约，而遣兵二千人阳为助猛守工尧，遣精卒千人以护女为名居猛左右。璋兵在阵后，望见山上旗，大器曰：“天兵得工尧矣。”溃而却，猛军见后阵却，亦器而却，我军乘之斩猛子邦彦於阵中，蹂尸数里。遂入隘，得其积粟，军始饱，乘胜攻田州。猛闻工尧破，窘急欲走交趾，而璋卒五百人护猛妻以归，五百人独守猛，指猛所欲走，给之曰：“此路皆天兵也，不如且走归顺，为后图。”猛不得已，从之。璋待于境，相见因相抱哭。璋以子女歌舞饮食恣猛，圈留之。而潜遣其子报公于田州，公入田州五日，而诸哨始至，璋所使报猛所在者事颇泄。左哨将移军压归顺境，索猛，欲破败公事，自为功。璋以二十牛、百瓮酒犒军，而谓左哨将曰：“猛诚有之，公无急也。”于是醉猛而斩其首，亟送督府，斩他囚首贯猛尸，而以与左哨将。左哨将喜于得猛而抽军，献猛首督府，则猛首已梟一日矣。猛死，田州平安。

置猛子邦相於福建，而议设流官，公曰：“思恩设流官，反侧至今未懋。田州复然，两贼且合从起矣。”督府不听，且调公守田州，公请以他将假守三月，而待希仪治装。他将守之一月，而田州酋卢苏果与思恩酋王受连兵劫城。他将狼狈归，田州复为贼巢。公又言於督府曰：“两酋能用其众，以复故主为名，今若返岑邦相於福建，而置之南宁，此奇货也，可使两酋坐受缚矣。”督府复不听，而征兵数十万征之。既而失利，督府以罪罢。新督府余姚王公至其所，以抚定两酋，公多与其谋，因荐公右江恭将，右江故治。柳州，柳在万山中，城外皆贼巢。军民至，无地可田，而室庐妻子数被焚劫。知府刘璉殪于贼，知府邓■〈王连〉间出城，弩中其膊，自是诸军民官必田而后敢出城。城兵又疲不足仗，公为参将，始议剿五都。五都去城五六里，而巢最险，贼又最獗，所虏获人畜最富，巢中不闻官兵者百余年。公乃以五百兵付百户蒋绍宗，使

捣其巢，贼蜂出裹，我兵杀数十人，而隘其入路，使不得返。我兵即贼巢为营固守，而因贼粮以为食，然气夺不能战，贼亦欲坐蹙之。于是百户潜遣人■〈廿反〉而告急於公，公即上马，复聚兵得五百人，入巢为援。既至，声铙者三，因奋击贼，百户兵闻铙声亦出，奋击贼。贼分兵为二，腹背战。我兵鼓噪斩级，贼不支，然尚横梗两阵中，守隘不肯散。公使人■〈廿反〉而以胜告百户，百户亦使人■〈廿反〉而以胜告公，公因谓百户曰：“汝且据巢毋出，待贼服乃已，不服更夹攻之，可尽擒也。”贼素怯柳州兵最易与，至是诃曰：“汝谁也？敢入吾巢。”公使人给曰：“是新参将老沈所率藤峡军耳。”两江贼熟老沈名而惮藤峡军，因咋舌曰：“吾固知柳州兵不及此。”相持数日，贼不退，然心惧，因熟獠为解，熟獠者，界汉人生獠獠间。阳附官军而阴附贼，或官军势盛附官军，贼势盛附贼，以为常。于是熟獠间说于公曰：“请为两家解斗。”公度贼尚劲，乃且听其说，而谓熟獠曰：“返我生口牛马，我兵乃去。”贼以所虏生口二十牛，马百四十为献。贼收众奔山顶，而空隘以通百户兵，公兵与百户兵牵连行至城，城中人讵始知柳州兵之能战贼也。公以为欲大破贼非狠兵不可，右江狼兵惟那地最劲，乃请于军门，以那地兵二千戍柳州，柳之有戍狼兵自公始。先是贼势张甚，而熟獠及城中黠吏民多为贼诃者，贼耳目遍官府左右。官府闺閤动色情性，贼在谿峒千百里外辄知。凡议大征或雕剿，口语沓沓，未及聚兵而手足尽露，以是贼得阴为备，或伏岩薮伺官兵，殪之，或先徙妻子畜聚于邻巢，而自空巢以待官兵。官兵至，徒手无所得。甚者，我所任为乡导往往为贼，误我入死地，崩坠崖谷，不战而糜烂者过半。而贼以耳目故，益知官军虚实与民积聚少多，乘虚掠多，所入无一当，而所噬无不饱。我兵筑堡增戍，则益纷然如刻穴守鼠，而贼活脱不可踪迹。公以为图胜算莫如得贼情，得贼情则莫如谍。而使官府人为谍，则贼生疑。于是阴求得素与獠人商贩者数十人，假以买物召至府，密谓之曰：“吾素知若辈通獠，吾不罪若，更与若银为贩本，若试为我诃贼。”众感诺。乃人给银五两，使益买物散入诸峒中。诸獠虽凶暴，乐杀人，然贩者至，则寨寨传送，护卫饮食，恐损一贩者，则诸贩不至。是以虽绝栈深箐，贩者无所不历。每有动静，贩者辄先知，奔走报公，公厚赏贩者而秘其事，虽肘腋亲近绝不得闻。至期，鸣铙者三，则诸兵皆聚第，谓之曰：“今日出某门。”而遣心腹人为旗头引诸军，诸军贸贸行，问旗头，旗头不知。曰：“然则汝何引我？”曰：“公强我往，我漫往耳。”军行千万人，其所往，独公与旗头两人知之而已。顷之，劄营设伏，贼果至，遇伏奔迫，殪之。已而贼寇他所，则公军又已先在，或绝远村聚，贼度官军所必不至，而潜寇，则公军又已先在，贼始惊，以为神。而我军亦不知公自何得之也。公始至柳，令诸獠得出入，儧买游嬉城中无禁。诸獠时入

府见公，公儿女抚之。久之，稍稍择其巧便晓事者，结以厚赏，使诃贼，后贼发其火伍中，辄报公。公又厚赏之，而间谓诸獠曰：“若见我，若妻子何不来见夫人？”诸獠叩头不敢。公曰：“试令其来已。”而獠妇五六人来，夫人好言慰劳，赏之针线包帕诸物。以银簪簪其头，又命诸妾婢灌之以酒，人数大碗，察群妇中其夫尝以贼事报者，则又阴摘之他所，劳苦之，曰：“若夫为吾大人尽力良苦。”私赏之包帕银簪诸物倍于人前所赏者，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，又阴戒之，勿令人知也。诸獠妇既多得赏又酒醉，跟踉舞手出府门，獠夫望见之，欢喜争前，掖而归巢。自是诸獠妇来者至数百人，夫人倾筐篋针头线尾皆尽，犹不能给。而獠妇相戒以勿令人知者，獠妇又泄之，以所独得珍果美物夸诸獠妇，以为夫人爱己。诸獠妇皆怏怏心羨，嗾其夫使报贼，冀已入府得珍果美物。而公间使人往诸巢中，阴以夫人之命赐物诸獠妇。自是獠中消息或诸獠不肯言，则獠妇嗾之使言；或诸獠竟不肯言者，则诸獠妇自以使人至巢赐物时附耳语，云云：“若勿向我老公语也。”公用兵风雨来去，既得贼时，率轻骑剿其尤剧者一二人。兵至巢，以菅为绳绕记剧贼家，示诸军所捕。绳之内，老弱妇女牛畜无一免者；绳之外，老弱妇女牛畜无一及者。遂出巢数里，遇平地，度贼援所不至，则停军审究，其为剧贼家妇女牛畜者，收之。其虽获于剧贼家，而系邻家与邻巢者，还之。诸獠得完室家与见还者，皆喜。以为往时，官军入巢，见人辄杀。或贼遁，则搜斩不为贼者，以充级。故贼詈我辈，我虽为贼，时得脱，或保孥货。汝辈虽不为贼，时见杀，或孥货为虏。自今我辈乃有颜面詈贼矣。公入巢，有助贼战者，既还军，遣熟獠檄之曰：“若柰何助贼战？吾剿若无赦。”顷之，捣其巢，尽歼之。自是凡所雕剿，历数百巢，竟无一人敢助贼战者。雕剿所过他巢，或刀弩而门睊。既还军，则檄曰：“若柰何刀弩而门睊？今罚若五牛，不者且剿。”自是所历百数巢，竟无一人敢刀弩而门睊者。所获剧贼多不杀，剜两目刖两耳，赏银数两而还之巢。自是他贼有所虏掠，多不遣兵，而用剜目者，骑而一人牵，以请贼，使征所虏掠。贼见之，惊曰：“某巢某也。”震慑不敢隐，尽还所虏掠。而剜目者索不已，贼至出自所有与之。公以给被虏者，而以其余给剜目者。剜目者每一入巢，则利益多。而为贼者，所获每不补所偿，则益无利。在柳州所剜目七人，其六人皆为官用，其还巢而复为贼者，覃万星一人而已，公竟以计擒杀之。

公始议发兵，故制，欲发兵必请督府，督府檄下乃发。公以为吾治文书，吾掾史知之，文书上府，府檄下，我府掾史知之，多人知则泄，又柳去督府千里，待报逾时，坐失机会，而书檄往来水陆，诸巢络绎，能保不为贼得。於是凡率兵入巢，未尝先请。既胜，则上首虏督府，而以邂逅追贼至巢为解，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诘，而兵谋得无泄。公尝欲剿一巢，而恐其泄也，乃佯病。

所部入问病，公曰：“吾病，思鸟兽肉，若辈能从我猎乎？”因起出猎，去贼二里而止营，军中始知其非猎也。公耳目多，贼不能蔽，率走之他巢。他巢人又吓之曰：“公且剿汝。”则又走之他巢，他巢吓之，则又走，跣血瘡以死，或妥稿崖谷。公又每以甚雨凄冻风冥之夜，察贼所止宿处，四散遣人赍火銃，以筒贮火，衣毯、衣毳、帽与草同色，潜至贼所，夜声銃者二，贼尽惊老沈至矣。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顶，儿啼女咷，往往寒冻死。或触崖石死，不者且为虎咬。诸妻子更相嗟怨，汝为贼之利至此。黎明下山嗣之，则寂无人。阴使其党至城诃之，时公所遣衣毯者，四散诸巢，同夜举銃。明日，诸巢所使为诃者亦同会于城旁，西巢人谓东巢人曰：“老沈昨夜来吾巢。”东巢人谓西巢人曰：“老沈昨夜来吾巢。”则固已更相怪骇已。而诃之城中人，则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。益怪骇曰：“昨声銃者谁耶？鬼耶？”诸獠又自相吓曰：“虎咬人者，老沈所使也。”自此贼益胆落，或易面为好獠。而柳城四旁，一童子牵牛行深山数百里，无敢诃者。其军民往往寄牛于獠家以耕，或索鸡酒于獠，獠不敢不与。公在柳先后十三年，名贼宿猾几尽。而韦扶谏者，马平四都獠贼，弩中知府膊者也。凶猾甚。先是，尝七捕之不能得，至公亦七捕之不能得。会有报扶谏逃邻巢三层巢者，公潜率兵剿之。至巢，则扶谏又已与三层贼往刦他所，而三层贼妻子独在，公尽俘以归，计七十余人。平时公所俘贼妻子，尽以与狼兵为赏。至是独不与，而闭之空室中，善饮食之。公又阴使狼兵数百人怒而挺刀，狰狞入室，恐诸妇女，作欲抢状。公佯执鞭痛鞭狼兵，使退。如是者三，欲以深德诸妇女，而潜使诸獠闻之，以系其心。公又使熟獠谓诸獠之亡妻者曰：“吾不害汝，但得韦扶谏，则还汝妻子矣。”诸獠四五人来投公，公令入空室视其妻。夫妻相持哭，其小子牵其父哭，妻曰：“非沈公，吾为狼兵杀且抢久矣。”已而怨相詈曰：“咄扶谏，非汝爹非汝娘，何不缚以赎我？”诸獠心割而别，复见公，公曰：“欲得扶谏耳。”诸獠曰：“扶谏已逃他巢，图之实难，虽然愿，公切勿以吾妻子与狼兵也。吾且为公缓图之。”公曰：“诺。”因杀牛犒诸獠而去之，诸獠踪迹扶谏所在，遂往，以言恼扶谏曰：“还我妻子。”扶谏不应，诸獠因曰：“我辈失妻子，计穷，惟有更随汝作贼耳。”扶谏喜，诸獠乃诡相与计曰：“今官府虏吾妻子，而穿山驿与守堡百户与巡司俱在山中，今往劫之，三印可必得也。官府惧失三印得重罪，以易吾妻子，可必得也。”扶谏曰：“善。”扶谏既离巢，则党益孤。诸獠因醉扶谏与其党而缚之，置岩洞中，而使熟獠报公曰：“得扶谏矣。恐见卖，可遣吾妻子于三十里外相易。”公以为吾不遣，诸獠且谓吾怯。於是锁诸獠妻，刃挟之以行至三十里，使熟獠谕诸獠曰：“诸獠且劫妻子者，先杀妻子，然后战。”诸獠请於公曰：“吾献扶谏，惧仇。公可遣三十人至岩洞自取之。”公虑诸

猺有变，乃选健卒十五人赏而遣之曰：“得扶谏，吾且赏汝，若诸猺杀汝者，吾且重赏汝家。”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猺，而质熟猺妻子，曰：“十五人者损一人，汝妻子齑粉矣。”至岩洞中，果得扶谏而出。诸猺闭之五里外，惧扶谏往而妻子不至。复要公曰：“必相易于此。”公又曰：“吾不往，诸猺且谓吾怯。”于是先遣诸猺中妻女四五人往，言刃挟诸妇女状。诸猺吐舌，惧杀妻子，帖息不敢动，遂易扶谏以归。剜扶谏目，截耳，剔心，手足斩之而四悬诸城门。诸猺出入城者，见之无不股栗，诸猺既熟公威信，公尝调一巢往征他巢，虽惧仇，然不敢不往。牛畜尽俘以归，独首虏生口视狼兵为少耳。公亦尽以所俘牛畜赏诸猺，其后复调而与之期。会天大雨，诸猺惧失期，乘雨泅溪水，没者六人。公劳苦之，命没者，人三牛，付其家，其余皆遣还之。自广西为将如韩观山云，惟能使猺人不作贼。至公能使猺攻摇，则广西所未有也。

十六年，而有思恩岑金之变。初，思恩府土官岑濬叛，被诛。而立流官，以其酋二人徐五、韦贵为土巡检，分掌其兵各万余人，而听於流官。然夷民犷悍，不乐汉法，数十年间，凡数叛，则数举兵诛之，而亦不能定也。当破岑濬时，调兵镇安，镇安掠思恩生口以归。已而其中一人，长大而姣，因托言岑濬子，而名之曰“金”，夷民益思乱。镇安乃潜召其酋长，出金而与之盟。曰：“汝小主也。”诸酋感泣拥金以归。镇安因要之曰：“金立，与我某地几百里。”遂盟金而遣之。诸酋聚兵五千人以奉金，将攻城郭，复故地，诸夷多欲为响应者，势汹汹。而先时濬既诛，其酋杨留者，无所归，乃率其党千余人诣宾州，应募为打手。宾州兵素弱，故倚打手。至是，留欲往投金以逞时。公与兵备皆在宾州。留入，言於公曰：“留小主人在，请往。”公方虑岑金之危思恩，未暇虑留之在肘腋也，闻留言独心骇，以为金去宾州数百里，而留应之，表里相扇，宾州危矣。宾州危则咽喉哽，咽喉哽则广右尽骚，而何有於思恩？此事大，不可急图，宜以计款之。乃婉色好语谓留，曰：“汝第往，我曩征田州，调兵镇安时，已闻有岑金在，是岑濬第九子也。”留闻是言，固已刺心，公因叩留，曰：“闻镇安繫金甚坚，何因出乎？”留诡曰：“百计逃耳。”公低声作自语状，曰：“岑氏其复乎？”欲以深动留，而呼留至密所，曰：“为我一言语金，若欲官必毋杀人劫城，若欲杀人劫城，任汝自为之。金能听我言，可以状诉我及诸上司。”留唯唯。公遂与留银十两，而以花红方摺之，纳留怀中。“为我寄金。得官后，为衣衣之，可常念我也。”公复给留，曰：“金欲官，非赂我万金不可。”留曰：“金诚当尽力，然金方倥傯，安能办此。”公笑曰：“吾岂遽责金耶？且欲得一帖为信耳。”自是益信公无他赐矣。留出，公又呼还，谓之曰：“我几忘之，韦贵、徐五素仇汝，亦仇金，可善备之，无堕彼计也。”留诣金，且如公言，金大喜，真谓倚公可得官矣。因率

其兵五千人诣宾见公，至城门，门者惧而报公，请无内金。公怒骂曰：“金非贼，柰何不内？”覘者以告金，金心益安，率其众散入城，而与留及其亲信二十人皆裹甲见公，公曰：“金来乎？”留曰：“来矣。”金叩头，潜以万金帖子奉公，公复笑曰：“若穷鬼，安得此乎？”金曰：“赖公力得官，不穷矣。赖公力，诚不敢忘，报公子孙。”公戏曰：“汝土官多不知恩，汝得官且忘我矣。况子孙乎？”金唯唯不敢。公乃令其侄出见金，曰：“金，汝兄弟也。金得官，他日每一出征，乞金四功与汝。”公复为金计，曰：“汝赂我，兵备公独无赂乎？”金对：“不敢。”公曰：“第写帖子，吾为汝致公。”以两帖子示兵备，笑而火之。於是遣金诣兵备。始，金叛而留且往，兵备甚惧。公潜与兵备计此事，大祸不测，公夷情米熟，一语蹉跌败矣。不若一以听我。兵备唯唯。及见金，但言吾视金有福相，以微动之。且曰：“此事一听沈公。”明日，公诣金营，犒之五牛，酒五十尊。又明日，兵备犒之如公。公复召留与金谓曰：“倘兵马杀金，是吾杀金；倘暗箭刺客杀金，是贵五杀金，非关我事。今一以付留，可无赚金也。”留乃日夜甲而拥金为备。公复遣其侄至金营，与金同饮食卧起。金自是心死於公矣。公欲缚金而惮其众。时巡按在南宁，将诱金至南宁，乃缚之。乃请兵备先往密语巡按以故。公谓金曰：“吾挈汝诉巡公，吾代汝诤公。”为金作诉稿，涂抹四五次，以示忠于金。复谓金曰：“吾与汝往南宁，倘贵五伏人于路，暗箭射汝，不若易汝土官装，衣青衣，杂掾史中而先我马，令五千人后行。”金如公言。路中饮食，公与金同席，语金曰：“贵五以重赂赂吾庖，使毒汝，则柰何？自今以后，吾所食汝亦食，吾所勿食汝亦勿食，可也。”金如公言，而益以公为爱己。行七十里，至思龙驿。公晨起，耳语金曰：“今往南宁，南宁人皆言汝叛作甚恶。以五千人往，则人益疑汝，不若散遣三千人，而选心腹健卒二千人以往，是汝不撤卫而坐息人言也。”金以为然，选二千人往。复行一日，去南宁百里。公谓金曰：“汝至南宁久候，而诸从人衣粮俱不给，不若以千人营於此，而以千人从为便。”金亦以为然，从金至南宁者，才千人。金入见巡按，巡按好语慰之曰：“吾为汝奏。”明日，巡按遣人至金营，犒其众而留金以待奏。居五六日，公度金众衣粮且尽，复谓金曰：“思恩去南宁近耳，何不遣其半取衣粮？而坐待粮尽，众且散矣。”金复遣其半众行。金所遣千人营百里外者，久之亦以衣粮之稍稍散去，而独五百人尚散处城中。公欲缚金，而又以为五百人者，迫死而狼斗，则杀伤几何，更欲为计。而金所遣取衣粮者适至，则从金者又千人矣。公知金未可动，间请於巡按。公且往南宁，而以金从，可於路图金也。至思笼驿，忽报韦、徐将万人在，阳以迎巡按而阴袭金。金惊而跳。公与兵备、巡按闻之，曰：“祸矣。”公谓巡按：“且阳为不知，而听希仪，徐图之。”公出，呼韦、

徐骂曰：“汝安得擅兵至此？金得官与不得官，唯朝廷所命，汝安得私仇之？”是时，金尚驻近地覘伺，而韦、徐部中亦有为金耳目者。金闻公言，复还。公行三十里，金道伏候公。公曰：“岑金耶。汝尚不知死，贵五兵至矣。可疾入宾州，匿吾参将府，则贵五无如汝何矣。”金驰马入宾州。公复于巡按曰：“金入宾州矣。”巡按、兵备至是始有面色。自金往南宁返宾州，饮食起居无不随公。居数日，韦、徐复私公曰：“请甘心于金。”公又怒骂，韦、徐亦莫测公计所出也。公密请于巡按，散遣贵五众而后图金。然是时，金众尚千余人，与杨留所统杀手千人皆在宾州内外。公与兵备计，公可遣杨留杀手百人护巡按往柳州，公间谓金曰：“杨留杀手百人护巡按往柳州矣，汝盍将百人护送四五十里，以自结乎？”至五十里金欲返，公又拉之行百余里。金又欲返，公曰：“汝独返势弱，倘贵五伏人待汝，柰何？今去柳且近，汝何不与留偕至柳而偕还。”金遂以百人至柳。其酋长十余人皆金死党骁健，会金於路跃马而坠，公以机责其酋五六人，曰：“何不护金，而今至此。”痛■〈扌朱〉之，五六人皆病创卧。然尚以公爱金故，虽扶不敢恚公。金至柳，入参将府，公命夫人见金，曰：“金，我儿子也。金得官，听调往来贵县，吾纵不在，汝必见之。”金益喜，置酒劳金与其酋。是时，诸大酋其五六人既病扶卧，独四五人从金，而留所部打手百人与金兵百人皆营於城外。柳城故有狼兵二千人，足以虞变。公将缚金，先以狼兵三百人护巡按，三百人护兵备，而以三百人入参将府，待事谋既定，因酒中戏谓金曰：“痴儿子，汝往时惧诛，又惧贵五逼，意常不乐，今无事矣，何不痛饮。”金与诸酋皆尽饮至醉，其夜遣狼兵缚之。黎明，遣人召留於城外，狼兵夹墀左右立。留与其党三十人见公，公大言曰：“非杨留忠，不能成我事。”以银十两劳留，取红绦挂留。留愕然，公曰：“汝为之而汝不知乎？金，国贼也，非汝与吾同心诱金至此，吾安得缚之。”留大骇，泣下曰：“留小主人也。”公曰：“汝为之而欲逛众乎？”公意又欲以疑留於其党也，留惧不能言，其党三十人皆股栗。公复曰：“吾且为留奏功矣。”因见留於巡按，巡按劳赏之如公；见兵备，兵备劳赏之如公，劳城外二百人牛酒，而令留率之还宾州，遂令留赍牌散遣金众之在宾州者，曰：“所诛，止金一人。”留既惶恐，见之又虞同行者，猜已卖金，相仇，见杀于路中，日夜跼蹐为备，奔归。顷之，遂发病死。金兵闻金缚皆骇奇，公乃以金与其酋之病扶者，醉而缚者，解巡按府而扑杀之，思恩复安。当是时，使公不先疑留，则金必不至，而且攻城杀人；使公在南宁、宾州缚金，则困兽之斗，何所不噬；使公听韦、徐甘心于金，则两客相哄，而主受其衅。惟公缓之又缓，以渐脱金于五千人之手，若剥笋然，待其为一夫而后缚之，人以是益多公之算，而韦、徐诸土酋亦益谓公不可测也。

公见督府于梧，时盐船八十余阻峡贼，不能前。左江孙参将千人送之不能。督府以命公。先时公溯峡，峡中大酋侯公丁尝谒公。公寄六羊令公丁牧，养至是，遣人取羊於公丁，公丁奉羊至浔。公命诸盐船，牛酒犒公丁与其从人，谓公丁护船上峡，公丁身居公舟尾，命其党乘小舟护船，嘱曰：“吾以身质於沈公，护不谨，吾碎矣。”公因命班首一人与公丁从人护船，至武宣未返。时孙参将与左江兵备闻公丁在公舟，欲乘间捕之，而密言於公，公曰：“此断不可，人信我而我诈之，不祥。招而缚之，不武。且获一人以疑诸夷将，焉用之，此断不可。”公居常有所征召，虽其深谿绝峒，未尝不来。其来虽桀猾宿恶，未尝辄杀。其可谕者，谕之。其不悛者，必遣还巢，而后捕之。故公以此语两人，两人犹豫未决，公乃摘公丁，告之故，曰：“可亟归矣。”公丁大感泣去，而公所遣班首护盐船上峡者亦至不失升斗。公以报督府，督府笑曰：“孙参将千人乃不如沈参将一班首。”

十八年，七山之役，夺两参将于虎口，功尤奇。公胆勇机警，善抚士，其私财与所得俸禄赏赐，半以给诸人为耳目者，其出兵多赍私财以行，有先登与斩首者，就阵给赏，不失顷刻，故人争尽死力。公尝笑曰：“人以赍财积贿赂而博官，吾以赍财积首级而博官，岂为非计哉？”其征陈村时染危疾，所部皆自戕于神前，以祷公。刀穿手，矛割股，钩刺脊，系铁锁，我之痛毒，诸体皆遍。最后至者一人无所施，乃箭贯喉为祷，其得士心如此。盖余宦游，而得当世名将数人，北则马永、梁震；西则何卿；南则公。震与卿余未之识，而识公与永，永魁环长貌而气特沉毅，见人颀首下视，寡言笑，公短而精悍，目炯炯烛人，议论磊落激发，皆所谓伟男子也。公与余稍谈及广西事，余是以得撰次之。公战功尚多，余不尽闻也。公谓余言，当世固多良将，患在牵掣齟齬不能展。噫嘻！若公者犹为未尽其用哉。